



本期关注

逆风而行，“峡谷勇士”的第57次出征

■崔博识 杨文博

写在前

康苏沟意为“雪山沟”，听名字就知道这里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每年临近5月，新疆军区哈桑边防连就开始选拔“峡谷勇士”，他们将在康苏沟执勤哨所，进行为期半年的执勤巡逻，直到11月左右大雪封山后，才返回连队。“立夏”时节，“峡谷勇士”再一次集结，第57次向着素有“死亡峡谷”之称的康苏沟执勤哨所前进。

有感而发

“身居风口，乐守边关”，建连57年流传下来的戍边精神，记录了哈桑边防连一代代官兵在海拔3200多米的高原奉献的热血青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用满腔热血在峡谷哨所谱写一曲曲感人的英雄壮歌、用赤胆忠诚在祖国边陲铸就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边防意味着什么？艰苦、偏远、锤炼、奉献……有国就有边，有边就有防。守卫在这片高原风口上的英雄官兵的背后，有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刚到边防时，辛苦、寂寞也曾让这些年轻人发过牢骚，可是经历了几次“狂风中巡逻，严寒中执勤”的日子，走过了几道危机四伏的巡逻路，“边防”两个字在他们的脑海里重新定义，责任、忠诚成了每一位哈桑边防连官兵最强大的精神支撑。

巡逻路上一道道没膝厚的雪脚印，记录着官兵“艰苦守防、忠诚戍边”的使命担当；营区内外胡杨树上拴着的一个个红布条，承载着官兵“顽强生长，扎根边防”的质朴心愿。无论多么偏远，国旗升起的地方就有边防军人伟岸的身影，无论敌人何时来袭，国界线就是边防军人死守的前沿阵地。风口哨所不惧风，死亡峡谷不畏险。多年来，一代代官兵以苦为乐，与大风相伴，在峡谷历险，忠诚守卫着祖国的边防。

长期驻守在“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死亡峡谷”，官兵有的脸庞发红，有的满身伤疤，有的把青春永远留在了风口峡谷之巅……也许，他们是不合格的儿子，不合格的父亲，不合格的丈夫，但他们是优秀的边防军人。他们用生命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保卫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他们用坚毅的步伐和伟岸的身躯换来了祖国边防的安宁。

风口『逆风』见忠诚

■胡晓瑞 柳振宇

这样艰苦卓绝的边关哨所，在祖国辽阔疆域上还有太多太多，有的在高山高原，有的在偏远海岛，这些地方常年人迹罕至，自然条件艰苦恶劣，但这些地方都有我们最可爱的人在驻守。这些边防军人用自己的坚守，描绘了祖国边关最美的风景。

战天斗地，峡谷里的哨所昔日披荆斩棘；爬冰卧雪，“逆风而行”的勇士们今朝百炼成钢。年复一年，一批批新战友走上高山、戈壁、林海、雪原，献身边防事业，这里，是他们实现强军梦想的起点，是他们描绘多彩青春的舞台；这里，有着“身居边关不懈怠、甘守寂寞不言苦”的传奇，回荡着“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感人乐章。

风口“逆风”铸忠诚。向“峡谷勇士”致敬！

大风口里的青春

又是5月，哈桑边防连迎来了一年之中的大事——康苏沟上哨。

每到这时，连队都会紧张有序地准备物资、举行宣誓仪式等活动，这已成为连队的传统。

从哈桑边防连出发，驶过22公里的绵延山路，经康苏沟口，过22座过水桥，再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康苏沟执勤哨所。

现任伊犁军分区宣传保卫科科长 的霍俊红，2007年曾经在哈桑边防连任指导员，他对于一路上的变化深有感触：“以前都是土路！哪有现在这样的沥青路，如今直接乘车到康苏沟口，不仅时间上大大缩减，还降低了路上的危险。”

“肇路蓝缕，以启山林。”57年前，哈桑边防连11名官兵来到沙尔套山山脚下的哈桑河畔大风口处，搭草棚、挖地窝，艰苦奋斗，磨炼出了“大风吹不倒，敌人打不倒、发展难不倒”的三不倒精神，传承至今。

连队首任指导员徐兆前回忆道，“连队刚刚组建的时候，那是真苦啊，‘狂风中巡逻，严寒中执勤’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由于地处风口位置，这里的平均风力达六、七级。而哈桑边防连的官兵早就习以为常。

每年新兵下连，哈桑边防连都会雷打不动地组织连史教育，就是为了激励新战友传承“三不倒”精神。

“为啥要在大风口的地方建立连队？”讲到风口处建连时，总有新兵提问。“因为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无论是风口还是刀山火海，我们都要在这里，也必须坚守在这里，因为我们是边防军人！”连长胡佳佳的回答铿锵有力。

是的，经过风雨洗礼，大风口里的青春更加灿烂。

哈桑边防连营区周围的山体上，有8个大字十分醒目——“身居风口，乐守边关”，连长胡佳佳介绍说，这8个字是以前连队官兵用石头一块一块堆起来的，也是连队传承多年的连魂。

而在离此处不远处的山上，有一座墓——王安松烈士墓。

每年新兵下连、清明节、康苏沟上哨等重要时间节点，连队都会组织官兵为烈士王安松扫墓，缅怀他的事迹。

“王安松同志是我连的一名革命烈士。他是连队老指导员，牺牲时年仅33岁……”现任连长胡佳佳在连队官兵进驻康苏沟哨所前的扫墓活动中动情地说，烈士王安松用他的鲜血见证了边防战士用“忠诚守边防”的忠诚，我们要沿着他的足迹，坚定不移地

从风口走向高山，层林尽染中暗藏危机，万壑争流中险象环生。

2017年，通向哨所的巡逻公路修好了，但崇山峻岭间的路却仍旧是土路。

“巡逻路在山边，靠近悬崖，骑马骑着骑着，一没注意，就骑到了马脖子上……”上等兵王宝瑞对自己第一次巡逻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后来，他成了“老兵”，但巡逻时仍旧逃不过天气的变幻莫测和巡逻路上的危险。

“冬天的时候，积雪没过膝盖，中午艳阳高照，雪化成水，到下午便结成了厚达6厘米的冰层，马怎么都不肯上路……”

康苏沟漫长的冬天，雪崩是常事。王宝瑞现在还忘不了今年2月在高清监控里看到的场景。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雪崩，巨大的雪块从山上倾泻下来，瞬间压断了通

清晨的沙尔套山被白云蒙上了“雪盖头”，山天相接处，绿草连绵，有融化的冰雪汇成溪流，汩汩流去。民兵护边员努尔丹·别克像往常一样赶着牛羊，向着康苏沟哨所的方向进发。

到了哨所，别克开始已经重复了20多年的工作：把地拖干净，打开暖气阀门，再重新检查一遍各种设施。收拾妥当后，迎接即将进驻哨所的“峡谷勇士”。

“敬礼！”康苏沟峡谷里回荡着民兵护边员别克的声音，因为妻子巴依拉克就在身旁，他喊得格外响亮。

一辆辆装满物资的车，伴着鸣笛声，从身边缓缓驶过，别克带着一众护边员肃立道路两旁敬上军礼。爆竹声

随着最后一辆车的驶入，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

“给国旗敬礼的时候手

“身居风口，乐守边关”

守护着边防，为边防继续作贡献。

官兵种下胡杨树，期冀能为烈士王安松遮风挡雨，连队官兵也希望像烈士王安松一样，扎根边防，不惧风霜。

从军5年第五次来到康苏沟哨所执勤的下士李亚飞说，每年胡杨树的生长期在6月到10月间，之后便是大雪纷飞的寒冬，胡杨树生长缓慢。

和平原地区不同，无论在哈桑边

防连还是康苏沟哨所，营区内外的树身都是倾斜的。中士夏恒心说，因为风大，而且没有固定的风向，所以树木也成了现在的样子。

“因为气候原因，这里种树很难存活。每次种活一棵树，我们都会在上面拴一个红布条，写上心愿。”迄今为止，夏恒心已经种活了20多棵树苗，每一株树苗都寄托着连队官兵扎根边防、不负青春的理想。

“边防”二字融入血脉

向康苏沟哨所的电线和网络。

到了夏天，巡逻路上也充满危险。去年夏天，哈桑边防连副指导员黄允文带巡逻组像往常一样出发。没想到却在路上遭遇了山体滑坡，连队战士周朝阳差点被掩埋，幸好副指导员眼疾手快拉了他一把。

恶劣的自然条件没有消磨战士戍边守防的意志。现年51岁、已当了28年民兵护边员的努尔丹·别克就是从战士们身上体会到了边防的含义。“小时候，爸爸让我在这边放牧，那时候根本不理解什么是边防。直到一次放羊时，有只羊跑到临近边境线的地方，被

哈桑边防连的解放军拦了下来，我才懂得了啥是边防。”

“那个解放军告诫我，放牧千万不能越界，边防无小事，都是事关国家的大事。”说着，别克拿出当时哈桑边防连战士送给他的一枚雕刻着“边防”二字的黑青色石头，轻抚着上面的字痕。

光阴轮转，磨不灭这黑青色石头上的字痕。当战士们在石头上一笔一划雕刻着“边防”，“边防”二字也随之融入他们的血脉。这两个字给了他们面对风雪的勇气，也给了他们昂首向前的力量。

雪山下的交接仪式

■崔博识 崔博智

边野生动物出没情况等要了解清楚，要不哨所官兵执勤时会很困难。”别克对巴依拉克强调说，特别是巡逻路况，一定要看清楚、说清楚，否则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当戍边成为本能，或许会超越生命的界限。2013年5月，交接仪式前后几天都下着大雪，别克无法出去巡逻，焦急不安，一心想着要把情况了解清楚后报告，却被困在了茫茫雪原里。

深浅不一的雪层，到哪都是白茫茫一片，别克迷路了。

“给他打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整整两天，在外面找也找不到，嗓子都喊破了。”巴依拉克回忆当时的场景，语气还带着丝丝焦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才回来。”

问起那两天发生的事情，别克缄默不语。待到妻子出门后，别克才说，“我就在雪里走啊走啊，遇到了溪流，于是我顺着溪流走，碰到了一位牧民，是他把我送了回来……”

“我不愿意你自己守防，我和你一起守吧。”回来后，巴依拉克对他说。

于是，漫长的边境线上有了“夫妻哨”，巴依拉克也成为了一名民兵护边员，此后开始和丈夫一起巡逻。

在边防官兵撤出哨所的漫长冬季，别克每天都要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哨所附近巡逻，以防止狼和黄羊等动物破坏哨所的设施。

每隔几天，夫妻二人还要骑马巡逻整个防区，把防区的情况用电话向连队进行汇报。巡逻的大部分区域海拔都在3200米以上，雪化后结成厚冰，再加上交通不便，每次巡逻都需耗时很久。

到了11月后，大雪封山，没有水喝，别克就趁着中午收集太阳融化的雪水喝。

一天走过四季，一年又一年。别克和巴依拉克一起举起右手，向着国旗宣誓。

巍巍雪山下，国旗迎风飘扬，别克的眼睛始终凝视着边境线上4个用石头堆起的字上：“卫国戍边”。

制图：唐 硕

